

子愷漫題
全集三

都市相

都 市 相

民國卅四年十二月出版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再版

每冊定價國幣九角

作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豐 子 愷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K (40P.)

都 D295

子愷漫畫全集序

抗戰以前，我的畫結集出版的共有八冊，即子愷漫畫（十五年出版），子愷畫集（十六年），護生畫集（十七年），學生漫畫（十九年），兒童漫畫（二十年），都會之音（廿四年），雲霓（廿四年），人間相（廿四年）。廿六年秋抗戰事起，這八冊畫集的版子和原稿盡被砲火所燬滅，絕版已經四年了。我常想使牠們復刊。但流亡中轉輾遷徙，席不暇暖，苦無執筆的機會。最近安居貴州遵義，始得將護生畫集重繪一遍，使牠最先復刊。又新作護生畫續集一冊，爲弘一法師祝六十之壽。這樣，護生畫集卻因砲火的摧殘而增多了一冊。接着，開明書店徐調孚兄屢次來信，說常有讀者要求，囑將其餘七冊畫集重新編繪，以便早日復刊。這七冊共有畫六百幅，重繪一遍，工程浩繁，一時不敢動手。今年花朝，我告一大奮勇，開始重繪。把六百幅舊作刪去了約一半，把選存的三百餘幅加以修改重繪，又把流亡以來的新作百餘幅加

入埋頭三十八天，至昨日居然完成，共得四百二十四幅。我把牠們分編爲六冊：寫詩意的八十四幅爲一冊，名曰古詩新畫。寫兒童生活的八十四幅爲一冊，名曰兒童相。寫學生生活的六十四幅爲一冊，名曰學生相。寫民間生活的六十四幅爲一冊，名曰民間相。寫都市狀態的六十四幅爲一冊，名曰都市相。抗戰後流亡中所作六十四幅爲一冊，名曰戰時相。這樣，七零八落的舊畫集也因砲火的摧殘而變成了一部有系統的新畫集。畫集好比兒女。現在，我的心靈的兒女就是這齊齊整整的八人：兩冊護生畫集好比在外的兩個大男，一部全集猶似在家的六個女兒。講到兒女，這回重編中頗有所感，初作和重編相隔了十六七年。初作中所寫的情景，在今日已有不可復識者；兒童相一集尤其甚。昔年扶牀的孩子，今日已變爲偉丈夫與小婦人。古人云：「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這兩句好像是代我說的！十六七年，在人生確是一個可觀的長時期。一生中能有幾個呢？這可說是「隔世」了。學生相中「祖父的手」（見第三冊第十四頁）一幅便是一證。這畫描寫用執毛筆的姿勢的手執着鋼筆而寫字，原題爲「父親的手」，今改爲「祖父的手」。因爲在今日，這種手在父

親們中已難得找到，只有祖父們中還有，所以非改不可了。這不是隔了一世了麼？人生無常，使人興悲。但念「無常」便是「常」，則又繼之以喜。因為雖已隔世，猶幸作者茶甘飯軟，眼明手健，能在三十八天中描出四百二十四幅畫。況且膝下也有一個三歲嬌兒新枚，能拿竹馬泥龍來供給畫材，使我的新作中也有蓬勃之趣。寫這序文時，正是林先和慕法訂婚的一天，他們雙雙地坐在我的窗前共看全集的原稿，笑指集中所寫林先垂髫的姿態。這在我看來又是一種新的畫材，可爲他年再刊續集的資料。這全集的完成，全由於調孚兄的鼓勵，於此謹致感謝。民國三十年落花時節，子愷記於貴州遵義南壇之星漢樓。

夏丐尊先生序

新近因了某種因緣，和方外友弘一和尚（在家時姓李，字叔同）聚居了好幾日，和尚未出家時，曾是國內藝術界的先輩，披髻以後，專心念佛，見人也但勸念佛，不消說，藝術上的話是不談起了的。可是我在這幾日的觀察中，卻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

他這次從溫州來寧波，原豫備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華山去的。因為江浙開戰，交通有阻，就在寧波暫止，掛搭於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望他。雲水堂中住着四五十個遊方僧，鋪有兩層，是統艙式的。他住在下層，見了我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說：

「到寧波三日了。前兩日是住在某某旅館（小旅館）裏的。」
「那家旅館不十分清爽罷。」我說。

「很好！臭蟲也不多，不過兩三隻。主人非常待我客氣呢！」

他又和我說了些在輪船統艙中茶房怎樣待他和善在此地掛搭怎樣舒服等等的话。

我惘然了。繼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馬湖去小住幾日，他初說再看機會，及我堅請，他也就忻然答應。

行李很是簡單，鋪蓋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馬湖後，在春社裏替他打掃了房間，他就自己打開鋪蓋，先把那粉破的席子丁寧珍重地鋪在牀上，攤開了被，再把衣服捲了幾件作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邊洗面去。

「這手巾太破了，替你換一條好嗎？」我忍不住了。

「那裏還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張開來給我看，表示還不十分破舊。

他是過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飯和兩碗素菜去（他堅說只要一碗的，我勉強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裏所有的原只是些菜蔬白菜之類，可是

在，他卻幾乎是要變色而作的盛饌，丁寧喜悅地把飯划入口裏，鄭重地用箸夾起一塊菜蔬來的那種了不得的神情，我見了幾乎要下歡喜慚愧之淚了！

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樣菜來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鹹得非常的，我說：

「這太鹹了！」

「好的！鹹的也有鹹的滋味，也好的！」

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說飯不必送去，可以自己來喫，且笑說乞食是出家人的本等的話。

「那末逢天雨仍替你送去罷。」

「不要緊！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說出木屐二字時，神情上竟儼然是一種了不得的法寶。我總還有些不安，他又說：

「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我也就無法反對了。

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搭好，粉破的席子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萊菔好，鹹苦的蔬菜好，跑路好，甚麼都有味，甚麼都了不得。

這是何等的風光啊！宗教上的話且不說，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謂生活的藝術化了嗎？人家說他在受苦，我卻要說他是享樂。我當見他喫萊菔白菜時那種愉悅丁寧的光景，我想萊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實嘗得的了。對於一切事物，不爲囚襲的成見所縛，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這才是真解脫，真享樂。

藝術的生活，原是觀照享樂的生活。在這一點上，藝術和宗教實有同一的歸趨。凡爲實利或成見所束縛，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與藝術無緣的人們。真的藝術，不限在詩裏，也不限在畫裏，到處都有，隨時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現的是詩人，用形及色彩表現的是畫家。不會做詩，不會作畫，也不要緊，只要對於日常生活有觀照玩味的能力，無論誰何，都能有權去享受藝術之神的恩寵。否則雖自號爲詩人畫家，仍是俗物。

與和尚數日相聚，深深地感到這點。自憐圖吞棗地過了大半生，平日喫飯着衣，何曾嘗到過真的滋味！乘船坐車，看山行路，何曾領略到真的情景！雖然願從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經過好好的藝術教養，即使自己有這心，何嘗有十分把握言之憮然！

正憮然間，子愷來要我序他的漫畫集。記得子愷的畫這類畫，實由於我的慫恿。在這三年中，子愷實畫了不少，集中所收的不過數十分之一。其中含有兩種性質，一是寫古詩詞名句的，一是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古詩詞名句，原是古人觀照的結果，子愷不過再來用畫表出一次，至於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部分，全是子愷自己觀照的表現。前者是翻譯，後者是創作了。畫的好歹且不談，子愷年少於我，對於生活，有這樣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較，不能不羨子愷是幸福者！

子愷爲和尚未出家時的弟子，我序子愷畫集，恰因當前所感，并述及了和尚的近事，這是甚麼不可思議的緣啊！南無阿彌陀佛！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夜，夏丐尊在奉化江畔遠寺曙鐘聲中。

序言

在上世繪畫用於裝飾故原始之繪畫為圖案如五雲方
字龍鱗鳳彩之類皆世間之調和相也當盛世繪畫用以
讚美故人稱美景曰如畫如江山者稱佳人才子之類皆
世間之歡喜相也至末世繪畫用為娛樂故俗稱描畫曰
畫花如草木蟲禽風花雪月之類皆世間之可愛相也吾
國既非裝飾又非讚美更不可為娛樂而皆世間之不調
和相不歡喜相不可愛相獨何歟宋坡云惡歲詩人每好
誇若詩畫通似則劣此吾國詩可也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子瞻記

都市相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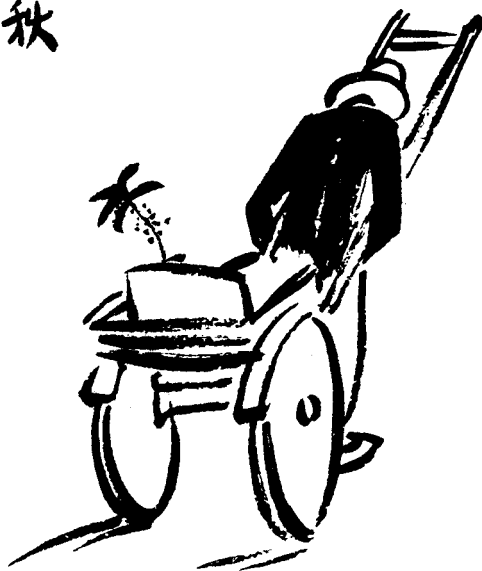
- | | | | |
|-----------|----------|-------------|--------------|
| 1 都市之音 | 17 脚夫 | 33 餘香 | 49 西湖上的囚犯 |
| 2 都市之春 | 18 汗 | 34 「黃包車？」 | 50 擣衣聲 |
| 3 都市之秋 | 19 上橋 | 35 施粥 | 51 遊春 |
| 4 大魚咬小魚 | 20 高櫃臺 | 36 小弟弟的出殯 | 52 酒家 |
| 5 向後轉 | 21 瓜車翻覆 | 37 談判 | 53 「我們所造的—— |
| 6 頤白者 | 22 買粽子 | 38 不平 | 54 西法牙科 |
| 7 鄰人 | 23 電車站 | 39 籤筒與手樹 | 55 在兩家當工役 |
| 8 病車 | 24 蘇州人 | 40 兩種吸煙 | 56 孤寡 |
| 9 「今天天氣好」 | 25 盲丐 | 41 中西合璧 | 57 G Y P S Y |
| 10 接嬰處 | 26 招貼即扯 | 42 新洋裝 | 58 清道夫 |
| 11 立等 | 27 新生活運動 | 43 「阿三夫君如見」 | 59 賣菊花 |
| 12 諸親好友 | 28 賣品 | 44 兼母之父一 | 60 小工 |
| 13 留心扒竊 | 29 夫妻 | 45 兼母之父二 | 61 「洋畫」 |
| 14 和菜 | 30 俑 | 46 檢查 | 62 編輯者 |
| 15 冰・施茶 | 31 號外 | 47 飽狗 | 63 八十七歲 |
| 16 狹路 | 32 熱手巾 | 48 湖濱春畫 | 64 除夜 |



都市之春



都市之秋



1932 74

向
左
转



丁巳 1934